

熟悉的世界為之動盪一

「世界末日!!死掉的人重新復活」
「專家指出這次的流感，只要接受痊癒就可痊癒」
「不管怎樣!!!遠離他們!!!」

各式各樣的資訊爆炸，感覺就像是本來就知情的人們，終於壓抑不住失控的現況，反彈至了網路平台上，比起還在報導一些零散事件的新聞台，網路上的資訊總是最新最快而真實的。

滑動著手機螢幕上手指，彷彿能聽見各式各樣的疑問與懷疑。
關於治癒的可能性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在阿了點開一則藉由神力恢復一個死亡之人的視頻時，阿了頓時覺得自己蠢斃了。

可他還不打算停止這種愚行，因為他父親說他很堅強，所以他必須面對這一切才行。
如同肩背起燒掉有著他們外表般異物，是同一個道理。

視頻持續的撥放著。
失去操控者而無法中斷的直播，反映在燭火下鬼聳的人型影子，在地板上蠕行著、翻轉
甩動著四肢軀幹，發狂的撲向發出慘叫的人，這種三流低級片的畫面，看過的人無非都這麼想著吧。
可惜這是現實，被攻擊過的人們在一段時間過後，亡靈附體一般，晃著如斷絃的屍體，慢慢地晃出了鏡頭外。

阿了將錄像裡的畫面跟記憶裡的父母重合在一起，產生了一個對自己的質疑。
為甚麼會想要抹去父母在世上的痕跡呢？

大概是不能接受那些東西是自己的雙親吧。
失去了溫度的感情，輕描淡寫得給出了解答。

路上不少的摩托車成群結隊的駛過，一名好事者打量起剛剛錯身的人，貿然地停在了路
肩向阿了搭起了話。

「嘿，妳還好嗎」
沉默的點點頭，打算繼續往前走。
「這個方向你是要往那間大醫院嗎，我們正在往哪裡集合要去抗議政府建立封鎖區，我送妳一程吧？」
完全不打算收斂的噁心目光落在了的胸口和臀部。

「事先聲明我是男的，想強暴我就免了吧我，是不會上你的車的」沒好氣地回著話，阿了抓緊了雙肩背包的背袋，打算一個情況不對就拔腿就跑。

「誒你男的哦，還在想說怎麼這麼平，果然是男的啊，上車啦，來！我送你過去吧，我的夥伴們在催我了，快快！」

拍拍後座墊，好事男不斷地掛著保證並催促著阿了快上他的摩托車，阿了一上車後，車速就直直狂飆，沿路上比起過往整齊的街景，一些紛亂的痕跡增加了許多。

緩慢的不會停止的時間，正在錯開過往痕跡的軌跡，與過去記憶的樣貌漸行漸遠。

最後阿了平安無事的抵達了醫院，一路上聒噪的好事男不斷的聊著他們要怎樣抗爭，政府如何的強橫蠻患。

所以醫院已經封鎖了嗎，對於那個人對這種病的威脅程度的全然無知，了抿了抿嘴唇，把原本將吐出的話全部吞回腹中。

「謝謝。」

告別了熱血的抗議人士，走靠近了醫院的西棟，那裏是急診的入口，向周圍的人們打聽這裡的消息。

這裡已經完全不是記憶裡的醫院了，被封鎖的黃線及拒馬跟軍綠色的卡車及軍人層層包圍了這間醫院。

「因為疫情管制，這間醫院目前禁止人員進出，如果有要連絡醫院內等人員，請至這邊的帳篷等待我們通知。」

某位軍人拿著大聲公，對著反對封鎖醫院的抗議人士，義無反顧地說著。

兩股撕扯著空氣的情緒，堅守崗位的軍人跟不斷推擠引起衝突想闖入封鎖線內的抗議人士形成反比。

警方人士則夾在中間，舉著盾牌隔出一條看似隨時會崩潰的防線。

「我弟弟還在裡面，拜託可以讓我進去嗎？」

在帳篷裡等著，問了數名軍人的答案都是無法幫忙，或是你再去找誰誰等沒有給予正確解答方式的回答，最後被領到一位坐在悍馬車上敲打著筆電的軍人面前，總算是問到了願意幫忙的人。

「可以，但先告訴我，你弟弟名字是甚麼，找到了我們會負責聯絡你，你的父母呢？」

了下意識的隱藏起父母的異變消息，以及弟弟突發的情況，那肯定會引起懷疑的。

只告訴了那名願意幫忙的軍人弟弟的名字，他在聽到最後是在西棟急診時，臉色忽地一沉。

「你沒有其他認識的人了嗎？」

「沒有...，沒有其他比較熟的人了，呃，我認識一位這裡的醫師算嗎？我常常找他的科掛號。」

「...也可以，有些醫師仍待在封鎖集中區裡沒走，說不定你認識的那位也在，他的名字是？」

「內科的魏醫師，魏盡良醫師，因為我腹部常常出問題，所以看病看到跟醫師很熟。」習慣的摸起了腹部，那裏現在應該是不痛的，是長久養成的習慣。

「是魏醫師!？」

軍人從胸前的口袋抽出了無線電開始調整頻道。

「魏醫師!魏主任!您聽到請回答。over!」

「什麼事?over。」

「這裡貌似有位您認識的人找你。over!」

「魏醫師!」了驚呼著那熟悉的低沙說話聲，那是記憶裡溫和而安心的嗓音。

「了!?你怎麼會在這裡，你的家人呢?」[...等等、等等，喂你!把入院的急診名單給我一下，不會吧，我記得我看過你的姓氏，不會吧、不會吧。]

「我的弟弟在幾天前到了醫院。」

短促的一絲苦悶從無線電的另一頭傳來，甚至可以聽到捶桌子的沉音。

「阿了你仔細聽我說...西棟那已經全面封鎖了，你弟弟因為對我而言姓氏罕見，所以我多注意了一下，對，確實，在最後在我們醫院最後登記有案紀錄裡就有你弟弟的名字在。」

「但現在誰也都進不去西棟，如果你已經知道目前有種未知疾病爆發的話，我們現在剩下的37人加我就是這間醫院最後剩下的...，阿了把無線電給那個林下士，我有話要對他說。」

「是!醫師您好，...?什麼!要我把這無線電給長官，不行的啦!魏醫師，就算我跟你熟...恩、恩，嗯---，好啦好啦，醫師您別這麼求我了，我才要求您老人家，別這樣，您可是我們家的救命恩人，拜託您保重，上頭那邊我再去周旋，醫師您們再等等。over!」

結束了通話，那名軍人站在原地思考了一陣子。

「醫師雖然交代我好好照顧你，但這樣會來不及，為了把醫師救出來現在一秒都不能浪費，現在裡面的情況已經十萬火急了，具體的情況我不方便多做說明，總之你照顧好你自己，可以嗎。」

我點了點頭，畢竟這裡是一個等候營，可以遮風避雨，也有補給品跟食物，說有甚麼問題的話，就是我弟弟仍是行蹤不明的問題了吧。

林下士看見了我的允諾便立刻衝去一堆軍人聚集的地方，手中無線電跟手機交互的沒停過。

阿了盼著醫院裡面的魏醫師，他能做的也只有等待了。

夜晚時，消防隊的雲梯車毫無預警地開了進來，完全無視還在抗議中的群眾，高分貝的哨音，和擴音器同時叫囂了起來。

「停下!!我們沒有叫消防隊支援!!」

「我們第214梯次消防隊，今天就要把裡面剩下的倖存者全部救出來，讓開!」

「裡面的人全都已經感染了，我們不能放任任何一位感染源出來!!!」

「我們接獲的情報是!!!裡面還有38位倖存者!他們的情況刻不容緩!!!你們還要把我們堵在這裡浪費時間嗎?現在軍方是要對國民百姓見死不救就對了?!!」

「這.....」

短暫的猶豫，聽著兩邊的隔空交火，抗議的民眾是最先反應的，警察築起的防線在一瞬間被衝破，消防隊的紅燈立刻衝進了封鎖線內，撞開了拒馬發出了巨大的撕扯聲，以這聲響而反應的異物立刻開始從封鎖線後的各處湧出。

「不可以讓它們越線一步!!!第1小隊、第2小隊、第3小隊前去支援消防隊，剩下的全部原地就位，準備射擊動作。」

「倒數3、2、1，開始射擊!!!」

林下士從扯著嗓子下令充滿威嚴感的軍人旁邊走了過來，那個人應該是上級軍官吧，調度著醫院前面的防線，警察則是開始對空鳴槍逼退著一度突破封鎖線的群眾，然而看到那些失去手腳腦袋一角仍在跑動的異形，可以被稱作勇氣的東西，在一口氣內被吞噬殆盡，不等警方二度驅離，為了抗議而聚集群眾，化做了散沙各自逃命，原本兇猛的人潮轉眼便退出了封鎖線外。

林下士嚴肅的看了這名少年一眼，便用手摀住了阿了的耳朵。

用唇型說了再忍耐一下，等醫師他們全部救出來槍聲就會停了。

這個時候阿了才發現，自己的身體完全動彈不得，只能不停地顫抖，飛濺的血漿和搭載著巨大威嚇的槍膛爆炸聲，輪番的傾瀉，化成保護他們火焰，擊潰燒灼那些似人的魑魅魍魎。

正如林下士所說的，一下子。

重新鞏固的防線，準備好面對記者個國軍長官及警方高層在媒體的閃光燈下聚集，然後開啟了說明記者會。

與真實情況稍微有點落差，但說好的劇本就是，為了拯救剩下的國民，軍方聯繫了消防隊出動雲梯車，救出了38位倖存者。

已經曝光的事實，讓醫院周圍瞬間多了許多看熱鬧，或是前來尋找親屬的人。

頓時變得有些混亂，阿了則是在林下士安排的帳篷裡安靜地等著。

帳篷的隔簾被無聲地推開。

灰白的頭髮，白色的醫師袍，平常應該是像是微笑著，現在卻帶著私憔悴的臉龐。

用著看著病人的眼光上下打量著阿了以後，沉了沉目光思索著對阿了話語。

魏醫師苦澀而柔和的聲音組成了一句話。

———
說到底這是名15歲的少年那時的回憶。

關於動盪的起頭，他願意回憶得起的就那麼多。

記得那幾天內，父母雙亡、親弟弟下落不明、周圍的同齡朋友、老師同學全部相繼失聯。

這所有的打擊早就超過一名青少年，身心可以承受的極限了，如果沒有魏醫師的那句話語、那份代償的心意，連他自己也無法想像現在的自己會變成怎樣。

在若似無的消毒水氣味的臂彎裡，少年緊緊的抓住了，他的救命稻草。

忍耐至今的情緒再一次的被觸動，阿了從必須堅強的咒語裡走了出來，他還不需要這麼堅強，他需要的是人的擁抱及安慰，跟自己說好不在潰堤的眼淚正當的流出，為了死者悼念不是罪過，因為失去我們才能再擁有，過去不會成為亡魂，它會一直溫柔的陪伴著我們。

醫師就這樣邊咳嗽著，邊按撫這名小小的病患，直到自己發出一聲。

唉？

才發現，懷中的人早已哭累得睡倒過去，根本支撐不起的魏醫師，認命的被病患撲倒在地，雖然也不是第一次了，隨著倒地產生的思考斷層，在自己的夢中繼續思考的魏醫師，才恍然的發現，他也早已超過生理上限度跟著累倒了。

那麼，他要怎麼跟夢境裡的罪惡感，說明他的舉動是對的呢。

為了剩下的生命而丟棄仍在掙扎中的其他人，縱然他們叫我先走，拋下他們的我選擇是正確的嗎？

沒有一個準確的解答，卻放手讓這如山四海的罪惡感吞沒自己是正確的嗎？

他自己也覺得並沒有那麼個正確。

所以魏醫師在昏過去8小時候，還是清醒了過來，然後他支付了極其輕微的代價，如果和他所拯救37人的生命之重比起來的話。

不過是因為肺炎來不及進行醫療而肺部纖維化了而已，雖然這會困擾他接下來的人生。

但魏醫師邊乾咳邊這樣想著，這還是一個划算的交易啊。

如果有死神的話，肯定被氣壞了，魏盡良默默的想著，抓起床邊他的醫師袍。

雖然不能作到什麼，但是這東西總是使他安心。

———

阿了就這麼的理所當然的照顧起，因肺炎惡化而無力化的魏醫師，有關醫學的問題就去問其他醫師，有生活上的問題就去問林下士，阿了從各個地方不斷的了解到，魏醫師是一名怎樣的人。

這名男人的人品和人緣之廣與深切，所有人都願意為了他做任何事，以便換回醫師當初給予他們的東西，從無可比擬的言語之深，到輕如鴻毛的關懷之切。

魏醫師各式各樣的付出，在這段混亂的時間裡，所有的交集都化作助力，照護著這名因病才能看出脆弱的男性。

「所以消防隊也是魏醫師聯絡的？」

「恩，是啊！真不知道他老人家怎麼神通廣大辦到的，那個時候我只能不斷地勸長官，要選對位置站，不然後果他也承擔不起。」抹著三人分的果醬吐司，林下士毫不保留的抱怨長官的刻板。

「諾，了弟你的份。」

充其量是因為一連幾天對於都只吃稀飯跟乾糧感到不滿的下士，靠自己的關係搞了一點果醬跟吐司進來，魏醫師則在聽到是草莓口味的果醬後，本來打算去開會的他，也決定翹掉枯燥的報告會議，總之先讓我吃一口草莓果醬一口就好！，這麼說著的魏醫師，現在正在阿了身後翻著厚厚的病歷及檢體報告單，嘴裡正含著湯匙。

「咕噫！」

最初是這麼的一聲作嘔聲，被阿了聽見了。

然後是集體的連鎖反應，此起彼落的嘔吐聲跟痛苦悲鳴迅速的在營區蔓延開來。

「食物中毒嗎！？」

慢了一步的魏醫師衝向了最近倒下的人，口吐著白沫、眼睛不斷反白在眼眶裡抽動著，四肢不斷的痙攣，活生生的展現了他正在承受的痛苦，魏醫師毫不猶豫將伸手進去口腔裡進行催吐，但是吐出來的東西，除了一些米白色的液體外幾乎都是髒污的深褐色液體。

「是粥！這個人只吃了粥而已，林下士你快去通...！」

魏醫師的話還沒說完，原本倒在地上抽搐的人，轉向了醫師用一個類似用嘴拖引全身的動作，上下顎不斷的咬合打算攻擊眼前的人。

悶沉的撞擊迅速的踢開那張打算撲向魏醫師的一排牙齒，林下士驚恐未定地看著坐倒在地的醫師。

「沒事吧！」

「我沒事，沒被咬到，你呢？」

「我穿厚底鞋咬不穿的沒事，那個是醫師你提過的屍變吧。」

「對，現在我們都叫它殭屍或活屍。」「現在不是討論這...咳咳咳，我們必須去救人才行。」解開槍的保險，林下士攙扶著抱起魏醫師，警戒著周圍把我們保護進了一台悍馬車裡。

「等等，林弘毅!!!你現在是要...咳咳。」

「魏盡良醫師!」「你是想去送死嗎?還看不出來這狀況跟你在醫院裡面不一樣了嗎?這次是徹底的失控了,剛剛無線電裡的高層已經決議放棄這個據點了,目前封鎖已經失效,感染用我們無法想像的速度擴散了,在醫師你判斷是米粥引發的致死毒性事件的同時,這個營地裡最少一半以上的人都已經吃下,我們只是剛好運氣很好的沒吃到而已。」

「可是還有人還.....活著啊!!!咳嗯咳啊!」劇烈的咳嗽著,淺短而斷促的喘氣著,肺部的功能喪失,讓呼吸不到空氣的魏醫師白了臉色。

「那你自己的命就不是命嗎!我才不管了那麼多,保護好你們就是我的極限了,子彈也沒那麼多,現在也沒那些美國時間可以去搞出一把步槍出來!」擋住醫師伸出去的手,在魏醫師的眼裡看到得似乎是人的痛苦及哭嚎,顫抖著用另一隻手壓下那超越職責的衝動以後,阿了抱緊了醫師,林下士飛快向四周扣動板機,跳上了悍馬車的前坐,用無線電不斷的聯絡同胞及呼救還倖存的人。

隨著車上茫茫而零碎的低語,及不曾終止的啜泣聲,我們逃離了,那個被活動著的屍體完全佔領的醫院集中營。

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在後續的媒體報導裡,那個地方是被號稱最大的感染爆發起始地之一。

和平醫院。

看著逐漸遠去的白色大樓,車上一個健碩如同從軍的男人突然愉快的笑了出聲,視若無人的自言自語著他的喜悅。

「哈哈,看來我的手藝好到一堆人讚不絕口呢。」

-Fin.